

史海钩沉

《诗经》中的“结婚诗”

□吴营洲

在《诗经鉴赏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)一书中,读到了王气中先生的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谈谈〈诗经〉中的结婚诗》。

关于《诗经》中的“结婚诗”,该文认为计有三首:《关雎》《桃夭》和《绸缪》。

该文称:“有人把这些诗当作一般的男女恋爱诗,其实是不妥的。恋爱诗以抒发男女双方的情思为主,结婚虽是恋爱的行为,但结婚诗却是社会礼俗的反映,和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。它们出自第三者之口,大都以祝贺和歌颂为主。”——这话自然是对的。

该文称:“《关雎》全篇都是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,歌唱新婚夫妇由相识、求爱、热恋、订盟以至结婚的全部过程,相当于现代结婚典礼上的介绍恋爱经过,当是周民族结婚典礼中一项演唱节目。”

该文称:除《关雎》外,《桃夭》和《绸缪》也是“结婚诗”,但“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演唱,《关雎》可能是婚礼进行中的主题歌”,而“《桃夭》是婚礼进行中对新娘的赞歌”“《绸缪》是一首结婚典礼上的歌曲”。

对《桃夭》《绸缪》二诗,历代的解诗者似乎争议不大,都属于和“结婚”有关的,但该文却认为,《绸缪》“仍是参加婚礼的亲友们对于新郎新娘的赞歌,而不是他们两个的自我欢歌”。而在在我看来,《桃夭》和《绸缪》自然都是“结婚诗”,只是,《桃夭》是首祝贺年轻姑娘出嫁的诗。姑娘要出嫁了,亲朋好友前来祝贺,自然要叮嘱几句的。这首小诗,就是“叮嘱”。而《绸缪》则是首新婚夫妇咏叹他们内心喜悦的诗,的确确是“他们两个的自我欢歌”。

其实在《诗经》中,属于“结婚诗”的,并不仅仅是该文所认定的这三首。在通常的解诗者看来,《齐风·著》《召南·鹊巢》《邶风·燕燕》也是,甚至还有人称,《齐风·东方之日》也是。

(《合肥晚报》)

生活史

趣谈古人赖床

□孙文慧

时值深秋,天气愈显寒冷。每当晨曦微光透过窗帘的缝隙,轻柔地洒在枕边,心中总是泛起一丝不愿离开温暖被窝的念头。

《诗经·国风·齐风》中的《鸡鸣》,记录了一段温馨而又略带俏皮的对话。“鸡既鸣矣,朝既盈矣。匪鸡则鸣,苍蝇之声。东方明矣,朝既昌矣。匪东方则明,月出之光。”这段文字,生动有趣,不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清晨的景象,更传达出一名男子对温暖床榻的依恋,以及在妻子温柔催促下的机智趣答。当妻子叫他:“鸡都叫啦,官员们都上朝啦。”他却说:“那不是鸡叫,是苍蝇嗡嗡鸣吧?”妻子催促:“天都亮啦,朝堂上都热火朝天了!”他却仍在赖床:“哪里是天亮了,是月亮的月光吧?”这场穿越千年,与现代人赖床的情景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宋代文豪苏轼,亦是一位深谙赖床之道的高手。他在《试院煎茶》中写道:“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,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。”苏轼不仅喜欢赖床,还善于在半梦半醒之间捕捉灵感,享受片刻的宁静与美好。他言:“数刻之味,其美无涯。通夕之味,殆非可比。”他这种对睡眠的热爱与享受,让人不禁感叹,古今之人对舒适生活的追求竟如此不谋而合。

尽管赖床的感觉美妙无比,但因赖床而迟到的后果却是不容忽视的。古代官员的考核极为严格,遵循“清、慎、勤”的标准。其中,“勤”即要求按时上下班。不同朝代对迟到的惩罚各有不同,但无不严厉。到唐朝和清朝,制度相对较为人性化,通常采取扣工资的方式。唐玄宗时期,文武百官无故迟到,会被扣除三个月的俸禄。元朝和明朝则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,如打板子。明朝规定,文武百官若迟到一天,将被罚打二十大板;迟到三天,则增加到四十大板,依次类推。(《羊城晚报》)

烽燧怀古

□马超和

烽燧是古代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主要用于军事观察、传递消息。夜间放火曰“烽”,白天放烟曰“燧”,故得名“烽燧”,也有烽火台、烽台、烟墩、烟火台等称谓。

甘肃民勤人称烽燧为“墩”。“五里一小墩,十里一大墩”,它们或雄踞于山巅,或傲立于戈壁,或蜷缩于山谷,在萋萋荒草的掩映下,忍受冷风凄雨,面对旭日残阳,陪伴老树枯藤。大墩小墩旁边,芨芨草、茵陈蒿、骆驼刺、沙拐枣等沙漠植物,或高或矮,或密或疏,或素或艳,构成大漠戈壁的一道独特景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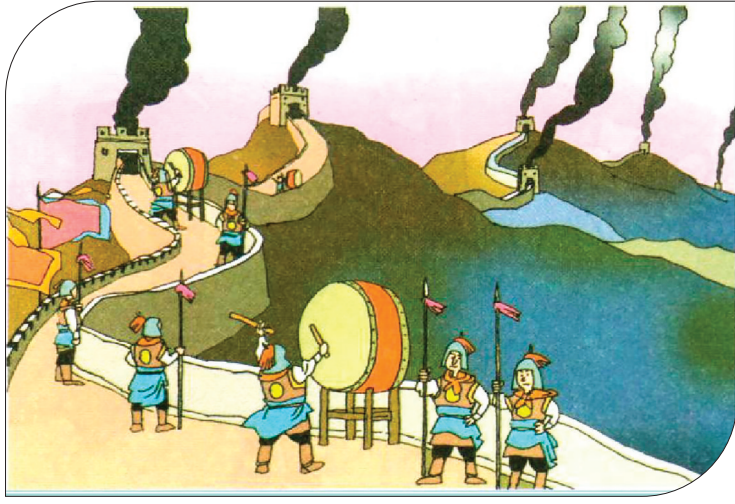
登上烽燧,抚摸着斑驳的墙体,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

古代,每个烽燧有一名燧长、若干名戍卒。戍卒捕捉敌情没有技术倚仗,全凭眼睛和耳朵,他们必须集中注意力,不能放过任何风吹草动。

烽燧上有简陋的营房,步入其中,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古装影视剧中出现的场景。土炕上垫着秸秆、荒草,其上铺着羊皮、牛皮,室内充斥着或浓或淡的腥膻味儿。夜深了,烽燧上响起天南海北的民歌小调,慰藉戍卒们的思乡之情……

烽燧作为重要的军事设施,哪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呢?烽燧上定然有存储柴草的棚子,否则,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泼下,柴草湿透了,若是有敌情,点不着火、煨不出烟,如何是好?存储柴草的棚子肯定不会在烽燧下面——敌人若是将烽燧围个水泄不通,柴草难以为继,不就束手无策了?

燃积薪的消息传递方式受天气制约极大,风急雨大,雾重霜沉,都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。敌军叩边,情况紧急,不可耽误,势必飞马走报,故烽燧应该配有马匹。河西走廊既有荒



▲长城烽燧

(资料图)

野,也有草原,坦荡如砥的荒野适合骏马纵横驰骋,辽阔丰腴的草原适合马匹繁衍生息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这些散布在河西走廊边边角角的烽燧必然优先得到马匹供应。

有马匹,便有马厩,有存放饲料柴草的棚子。马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,其饲料、装备务必充分保障。干草是重要的战备物资,多由朝廷、兵营向民间征调。大户人家通常以车计,小家小户则以束计。草束的体积、重量应有定制,不然会让人钻了空子,弛废的还是军务。

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西北边线配给的口粮主要是粟米,只因它种植广泛,且易于存储。至于新鲜蔬菜,以当时西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,种植、储藏、运输皆不易,自是难得。长时间不吃蔬菜,戍卒们纵然铁打的身体,也吃不消。但凡条件允许,他们或许会在烽燧周围开垦出一块地,种些蔬菜。菜地里最常见的应该有韭菜、白菜、萝卜、冬瓜,也可能有大蒜、香菜,但不太可能有辣椒、红薯和菊芋(洋姜)——它们是在明朝时才传入中国的,那时的烽燧已经没有秦汉时那般重要。菜地周围,或许有用干枯的灌木枝条插竖的简易篱笆,用以阻挡野兔、狐狸等不速之客的光顾。

“醉卧沙场君莫笑,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战乱纷争,伤亡在所难免,烽燧周围定然有战士的坟墓。对大多数人而言,从甲冑上身的那一刻起,故乡注定是回不去了。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,战士们捐躯赴国难,是要被当作英雄厚葬的。但大漠戈壁,环境恶劣,他们很难得到礼遇,一处处坟冢很快就被无边的风沙吞噬。

幸运的是,近些年,许多地方加大长城遗址保护力度,将烽燧列为重点保护对象。在新疆哈密、甘肃敦煌等地,烽燧遗址不断得到修复,这些独特的历史景观呈现出崭新的面貌。

古代社会,西北一直是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重点,戍边的兵士们只有枕戈待旦,广大后方才能够安定祥和。这是河西走廊乃至整个北方朔漠千百年前的责任和担当,古旧的烽燧便是那一段段峥嵘历史的见证者。

(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)

文史漫步

诗话蟋蟀秋意浓

□钱续坤

“峻壑崇崖出地黄,露凝绿榭阁生香。堪怜一种清幽物,岁岁双秋意韵长。”秋高气爽,蟋蟀这种可爱的小精灵又登场了。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、草丛沟壑,到处都有其清脆悦耳的鸣叫声。

蟋蟀的鸣叫并非出自它的嗓子,而是在于它的翅膀,翅膀就是它的发声器官。蟋蟀在歌唱时,会一直不停地振动着双翅,左右两翅一张一合,相互摩擦,就能唱个不停。

蟋蟀的俗名很多,如蚰蚰儿、夜鸣虫、将军虫、秋虫、趋织、地喇叭等,不过古代文人用得最多的别名还是“促织”。“促织”名称的由来,缘于古人听到蟋蟀的鸣叫声颇似织机的穿梭声,又好似催促纺织者快织布的声音,故取其叫声谐音而名之,借以隐喻激励人们辛勤不辍之意。唐代的张乔就有诗云:“念尔无机自有情,迎寒辛苦弄梭声。椒房金屋何曾识,偏向贫家壁下鸣。”(《促织》)同朝代的郭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:“愁杀离家未达人,一声声到枕前闻。苦吟莫向朱门里,满耳笙歌不喜闻。”(《闻蛩》)清代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还有一篇

以《促织》为题目的文言小说,文中关于促织的描写,不仅显示出作者出神入化的写作能力、深刻的批判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,而且显示出他对促织的品种分类、生活习性了如指掌,更重要的是,寄托了作者对受尽欺凌和迫害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。

同样是写促织,宋代的杨万里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情感:“一声能遣一人愁,终夕声声晓未休。不解缣丝替人织,强来出口促衣裳。”按照《诗经》的说法,能够听见蟋蟀鸣叫,大约蟋蟀已经来到了宇前床下,蟋蟀的一声鸣叫便能使人生愁,更何况它通宵达旦地嘶喊,不免让诗人心烦意乱;何况这蟋蟀不知道如何缣丝,也不懂得织布,却口口声声“促织、促织”,真是岂有此理!杨万里的田园诗,清新自然,赏心悦目,而这首诗却难掩对蟋蟀的厌烦和愤怒。

蟋蟀还有“蛩”“寒蛩”“吟蛩”等别称。唐代白居易曾以“促织”为题作诗曰:“闻蛩唧唧夜绵绵,况是秋阴欲雨天。犹恐愁人暂得睡,声声移近卧床前。”南宋爱国将领岳飞《小重山》词云:“昨夜寒蛩不住鸣。惊回千里梦,已三更。起来独自绕阶行。人悄悄,帘外月胧明。”失落、无奈和惆怅

的意境,融入这秋夜蟋蟀的悲吟之中,作者满腔的爱国忠愤化作词句,因此成为千百年来“壮怀蕴藉”的名篇。古人认为蟋蟀生于秋,得寒则鸣,有的直接称之为“寒虫”;也有人认为,蟋蟀为秋之朽苇,感肃杀之气而生,干脆称之为“草虫”。唐代王维《秋夜独坐》诗云: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”

古代民间,人们常常利用蟋蟀这一好斗特性,从野外捕捉一对蟋蟀,并将其放进斗棚中,以供人们赌斗赏玩,从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搏戏。据考证,斗蟋蟀始于唐代,盛行于宋代,特别是在南宋,这种游戏已不限于京师,也不限于贵族,市民也雅好于此。宋代顾逢《观斗蟋蟀有感》诗云:“微虫亦可伤,何事苦争强。百胜终归死,一秋空自忙。吟残庭际月,冷怯草根霜。不入儿童手,谁能较长。”明代顿锐亦有诗曰:“见敌竖两股,怒须如卓棘。昂藏忿塞胸,彭亨气填臆。将搏必踞蹲,思奋肆凌逼。既却还直前,已困未甘踏……”(《观斗蟋蟀》)在这首诗中,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将蟋蟀激烈争斗的场面刻画得十分形象生动,并由虫及人,表达了作者对人生的超然态度。(《燕赵晚报》)